

《搜神记》之后

新神话掌门人树下野狐全新打造

2005奇幻巨著《仙楚》

万千「仙迷」翘首以盼

仙楚

2

道魔

树下野狐◎著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



道魔

树下野狐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仙楚②/树下野狐著. —南宁:广西人民出版社,
2006.5

ISBN 7-219-05582-X

I.仙... II.树... III.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16427 号

总 监 制: 彭庆国

图书策划: 符马活 李师江 吴 又

责任编辑: 杨 冰 李 洁

封面漫画: 翁子扬

插页漫画: 欧式设计

封面设计: 80 零·小贾

仙 楚 ②

XIANCHU ②

作 者 树下野狐
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
(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邮政编码: 530028)
网 址 <http://www.gxpph.cn>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广州家联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20mm × 980mm 1/16
字 数 250 千字
印 张 15
版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
印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7-219-05582-X/1·890
定 价 22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

目 录

- 第 1 章 海阔珍奇亦来献 001
- 第 2 章 入骨相思知不知 011
- 第 3 章 威震六合驱妖氛 023
- 第 4 章 秦王骑虎游八极 034
- 第 5 章 蜜意深情谁与诉 044
- 第 6 章 此恨绵绵无绝期 054
- 第 7 章 死生好恶不相弃 065
- 第 8 章 百变千化无穷已 078
- 第 9 章 宜春院里驻仙舆 089
- 第 10 章 丹灶化金留秘诀 100
- 第 11 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 111

目 录

- 第 12 章 六宫粉黛无颜色 123
- 第 13 章 虬龙鳞下红枝折 135
- 第 14 章 慈恩寺塔题名处 146
- 第 15 章 麒麟踏云天马狩 157
- 第 16 章 中藏祸机不可测 169
- 第 17 章 山重水复疑无路 181
- 第 18 章 柳暗花明又一村 192
- 第 19 章 假作真时真亦假 202
- 第 20 章 错落池光动金碧 214
- 第 21 章 巫娥传意托悲丝 225



第1章

海阔珍奇亦来献

人鱼油灯明明灭灭地摇曳着，照得两人脸容阴晴不定。五间密室里，数以百计的法宝、神兵……琳琅满目，炫光交错，投射在青黑的铁壁上，闪耀着梦幻般的迷离光环。

魔门各宗的修真典籍七零八落地堆放着，遍地都是。沿着墙角，数百个铜箱金柜层层叠叠地排开，被奇珍异宝、仙芝灵药撑得合不拢……对于每一个修真而言，这景象，简直就是一个无法形容、难以置信的美梦。

楚易与萧晚晴惊愕狂喜，张大了嘴，却发不出半点声响；面面相觑了片刻，才纵声欢呼大笑。

萧晚晴笑道：“楚公子，秦始皇既然将魔门各宗的法宝、典籍统统藏在这里，说明此处必定是他计划中复活重生之地，也必有暗道可以通向地面。只可惜仙人引坏了，要找到出口，只怕需费上些工夫……”

楚易瞧见这些法宝，早已心痒难搔，笑道：“不急不急。入宝山岂可空手而回？反正这里有许多灵芝仙丹充饥，慢慢地找便是了。否则岂不辜负了秦始皇陛下的一番美意？”

两人精神大振，里里外外仔细地清点了一遍，越发兴奋难已。

这些神兵、法宝无一不是见所未见的上古神器，楚易虽已融合了李芝仪、楚狂歌两人的神识，也不过认得十之一二。譬如火风鼎、避水珠、破金兕角、震木天雷珠……仅仅这些，已足够令两人震惊狂喜了。

这些法宝虽然比不上轩辕六宝，但取出其中任何一件，与当今所谓的魔门十大神兵、修真八十一法宝等相比，都毫不逊色。

楚易心中怦怦狂跳，爱不释手地把玩着，贪念大炽。取起一件又一件，却舍不得放下手中的任何一个。到了后来，干脆抓起地上的乾坤一气袋，将这些神器一股脑儿地往里塞去。

萧晚晴对遍地法宝似乎倒没有太多的贪恋之意，只顾将修真典籍一卷卷地展开细看，秋波流转，俏脸容光焕发，看到精妙处，更是惊叹不已。

楚易见她如此专心致志，也不由得放下手中宝物，探头过来看个究竟。

那些修真秘籍分为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大类，每类中又分有各种法术秘诀，逐一点去，竟有一百六十八卷之多。卷中都是蝌蚪似的上古篆文，楚易自小喜欢研究古书，这些文字自然不在话下。纵然有些许不认识的，根据前后文意思，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。

当下随便拣了一卷《五雷行雨大法》翻看起来。只看了几行，登时便心神大震，又惊又奇。卷首引言写道：“道生两仪，两仪分五行，五行生万物。夫五行相生，宇宙之根本也。金生水，是以雷电起，暴雨落。欲祈雨者，以五雷大法御应金属神器，摩云生电，则暴雨立至……”

楚易融合了道魔两大散仙神识之后，虽然也通晓几种祈雨大法，但莫不是以神符、咒语等感应天地，摄令雷、电、雨诸神，从而达到降雨之效。而这些祈雨术的符咒又大多是上古巫神流传下来的密语，神秘难解，祈雨人也常常是知其然，而不知其所以然，因此也常有失效之时。

但这“五雷行雨大法”则截然不同，以“五行金生水”为纲领，自成一派。不靠符咒，不求天神，单以“五雷行雨大法”，辅助以金性神器，便可震雷生电，呼风唤雨。

可谓言之凿凿，简单明了，令人耳目一新。

楚易读书速度极快，不过片刻，这卷《五雷行雨大法》已经看完。心中怦怦狂跳，惊喜难禁。意犹未尽，又抓起一卷《灵犀御兽大法之心心相印诀》，如饥似渴地朝下读去。

此卷赫然竟是太古火族大神祝融所著，讲的是如何感应凶兽元神，将心比心，从而达到心智相通，诱导驾御的奇效。全文仅两百余字，文辞浅白扼要，没有半句咒语符诀，但每一字、每一句都如雷电般劈入楚易心底，震撼更甚。

楚易一时间汗流浃背，骇然忖道：想不到世间竟还有这等妙法奇术！我从前真可谓坐井观天了。

刹那之间，心神激荡，什么法宝、神兵、奇珍异宝都被楚易抛诸脑后，忘得一干二净；至于如何离开这里，更是毫无所谓了。唯一惦念着的，便是将这一百六十八卷太古典籍统统熟读在心。

他手不释卷，又接连囫囵吞枣地看了《七十二变》、《离火》、《气兵两御大法》、《召鬼术》……无一不是闻所未闻，匪夷所思。

尤其是那本据说为太古九尾狐妖所著的《七十二变》，说到如何利用真气、神识，改变自身的骨骼、肌肉，同时辅助以“障眼大法”，随意变化成各种模样……看似离奇诡异，却又一针见血，令人拍案叫绝。

楚易越看越是热血沸腾，只觉得眼前柳暗花明，豁然开朗，仿佛一步步跨入了前所未见的美妙新天地，心中惊骇、狂喜、羞惭、赞赏如大潮奔涌，交相翻腾，激动之下，眉飞色舞，忍不住想要欢呼狂啸。

此后几个时辰，两人再也顾不上做任何事情，动也不动地盘坐在满地灿灿生光的法宝中，孜孜不倦地埋头苦读。时而皱眉苦思，时而赞叹，时而大笑。偶尔眼神交汇，相视一笑，便又重新畅游书海。

楚易素喜读书，动辄通宵达旦，早已习以为常。此时得窥宝书，心中欣喜振奋，目不转睛地看了许久，竟丝毫也不觉困怠。

灯火跳跃，人影摇曳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忽然听见一阵咕咕的叫声，清脆响亮。楚易陡然一凛，心道：难道是一道魔两门追来了？正欲凝神戒备，再一细听，声音竟是来自彼此肚内。

两人一怔，对望了一眼，忍俊不禁，哈哈大笑起来。这才想起许久未曾进食了，突然间觉得饥饿难耐，当下从铜箱中抓出一把仙芝灵丹，捏碎了吞服。

丹丸入口即化，暖洋洋直达腹内，两人精神登时又是一振。一边吃，一边继续研读古卷。

楚易笑道：“秦始皇倒替我们考虑得好生周到，生怕我们饿坏了身子，连仙丹补药也准备齐了……”话音未落，腹内忽然一阵剧烈地绞痛，“啊”地大叫一声，眼前金星乱舞，翻身抽搐打滚。

萧晚晴吃了一惊，起身道：“楚公子，你怎么了？”妙目滴溜溜地凝视着他，想要上前，却又忽然顿住脚步。

楚易只觉得一团炙热之气从丹田内汹涌冲出，骨骼喀啦啦爆响不断，整个人仿佛突然被万钧之力硬生生地拉长开来，比起前几日晏小仙为他洗髓换骨时还要剧痛百倍！

他心中又惊又骇，颤声叫道：“萧姑娘，别再吃丹……丹丸，只怕其中有……毒……”一语未毕，汗水涔涔，喉中喀喀作响，疼得什么也说不出来了。

眼见他全身皮肤波浪似地不断开裂，不断愈合，刹那之间身躯便涨大了一尺有余，萧晚晴心中已然雪亮，嗤地一笑，柔声道：“傻瓜，这些仙丹哪来的毒？是你‘胎化易形’必经的‘长生劫’罢了！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，楚公子要想脱胎换骨，这点苦头自然是免不了的。”

“‘长生劫’？”楚易灵光一闪，恍然大悟。

按道门所说，万物生长都有“胎、养、长生、沐浴、冠带、临官、帝旺、衰、病、死、墓、绝”的十二个新陈代谢的过程，简称为“寄生十二宫”。他胎化易形之后，躯体要在短短七天之内长为成人，就不免要忍受骨骼暴长、皮开肉裂的痛苦。是谓“长生劫”。

“长生劫”每十二时辰发作一次，每次历时半个时辰。其间不但痛楚不堪，而且真气混乱，全身僵硬，毫无抵御能力。只要熬过七次“长生劫”，苦尽甘来，进入帝旺阶段，“胎化易形”也就大功告成。

按此推算，楚易原本还得过上四个时辰才开始“长生劫”，但他吞服了秦始皇药性极猛的仙丹，顿时提前激发，因此他一时也没能反应过来。

想明此节，楚易心中的惊怒不安顿时烟消云散，但痛楚却越来越强烈。同时，岔乱而狂猛的真气如狂飙似地席卷奇经八脉，令他窒息涨堵，从未有过的狂躁难受，却又偏偏不能动弹分毫。这种滋味当真生不如死。

渐渐地，周遭的景象如水波般摇荡起来，声音遥远得如同来自天际……终于，什么也看不见、听不着了。

萧晚晴柔声道：“楚公子？楚公子？”一连叫了几声，只见他涨红了脸，全身不断地抽搐、膨胀，置若罔闻，像是在昏睡一般。

她心中怦怦狂跳，倏地闪过一个念头：“天赐良机！只要现在将他杀了，轩辕六宝，以及这里所有的法宝、神兵、秘籍就归我一个人所有了！”

萧晚晴定了定神，素手一张，将地上的赤铁菊花刺吸到手中，朝前缓缓走近。

唻！千百道红芒从菊花刺上爆射而出，气焰吞吐，像一朵盛开的菊花，笼罩在楚易赤裸的胸腹，那婴孩般白胖嫩滑的肌肤顿时渗出无数殷红的血点。

楚易浑然不觉，皱着眉，闭着眼，就像一个沉陷于梦魔的孩子，毫无抵抗之力。只要菊花刺再往下轻轻一送，他便立即魂飞魄散了……

萧晚晴妙目凝视，素手微微颤抖，忽然间心头大软，不忍就此痛下杀手。

她咬着唇，踌躇不决，心底仿佛有一个声音在厉声喝道：“萧晚晴呀萧晚晴，你在想些什么？先前虚与委蛇，为的不就是此刻吗？只要杀了他，抢得轩辕六宝，练成《轩辕仙经》，别说报仇雪恨了，就算是称霸三界，又有何难？”

萧晚晴暮一咬牙，正要刺下，耳畔似乎又有另一个声音叫道：“住手！他这般真心诚意地待你，几次危难之时不惜舍身相救，你……你反倒恩将仇报，岂不是……岂不是……”心头陡然一震，顿时又缩回手来。

眼波流转，瞧见他丹田内那闪闪发光的太乙元真鼎，萧晚晴心旌一阵摇荡，恍惚中，又听见第一个声音冷笑道：“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若能登列仙籍，恩将仇报又有何妨？自古成大事者不拘小节，这般婆婆妈妈，可不像你的行事风格。再不杀他，等他劫期一过，可就没这等机会啦。”

两个声音在她耳边吵吵嚷嚷着，萧晚晴心中混乱至极，皱着眉，闭上眼，三番五次提起手腕，却始终刺不下去。

第一个声音忽然格格尖声大笑：“我明白了，你定是喜欢上这小子啦，所以才这般舍不得……”

萧晚晴“啊”的一声，仿佛被雷电当头猛击，跌跌撞撞地朝后退了几步，花容雪白，呼吸不得。

刹那之间，思绪淆乱一片，心中惊骇、迷惘、害怕、不可置信，又交织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复杂情愫。又像茫茫大雾中突然劈过一道闪电，那一瞬间，她似乎瞧见了什么，却又仿佛什么都没瞧见。

也不知过了多久，才听见第二个声音在心底虚弱地辩驳道：“才不是呢！他不过是个婴孩罢了，就算在他‘胎化易形’之前，也不过是个单纯的书呆子，我又怎么可能喜欢他……”

第一个声音格格厉笑道：“是吗？倘若真是这样，你就杀了这小子，证明给我看看！”

尖利的笑声如寒风呼啸，一遍遍地回旋震荡，萧晚晴心乱如麻，咬着牙，举起菊花刺，再次缓缓地朝前走去。

楚易此时已渐渐蜕变为五岁男童之身，蜷卧在地，动也不动。

当她接近到咫尺之距，瞧见那粉雕玉琢似的脸蛋，瞧见那熟睡似的无邪的姿容，耳边突然又响起他的笑声：“百年修得同船渡，千年修得共枕眠，不知要多少年才修得我们这同棺共穴的姻缘？萧姑娘，你我既有这等缘分，我又怎么舍得让

你死呢？”

萧晚晴心中一颤，周身倏的一阵酸软，仿佛被人抽去了所有的力气。“当！”赤铁菊花刺掉落在地，撞起一串流丽的火星。

刹那之间，心底的那些声音全部消失了，四周一片寂静，除了她急促的呼吸与心跳。

萧晚晴软绵绵地坐倒在地，怔怔地凝视着楚易，俏脸晕红，耳根烧烫，胸脯剧烈起伏。在她的心底，突然泛起一种奇异而微妙的感觉，涟漪般地层层扩散。这种感觉似乎从没有过，却又仿佛似曾相识。

就像是很多年前的春末下午，在天山脚下的野花丛中，被那只相思蜂扎疼了手指，带给她刺疼而又麻痒的战栗……

又像是那年初霜的秋夜，她掬饮了一捧月亮湖的水，冰凉、甘甜，直润心肺，那种突如其来的悲伤的幸福，让她在迷茫的夜雾里突然想哭。

这是一种怎样甜蜜、酸涩而痛楚的滋味啊，一点点地渗入她的骨髓，一寸寸地绞扭她的柔肠，融化她冰封已久的心海……

她当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。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竟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，而且来得这么迅猛而使她猝不及防。就仿佛万里汪洋风云突变，狂潮奔卷，将她这弄潮儿倏然吞溺到深不可测的海底，令她慌乱、恐惧而窒息。

这时，身后忽然卷来一阵阴风，森寒彻骨，竟让她不由自主地发起抖来。炉火、烛光剧烈地摇曳跳跃着，使她的影子投照在他的身上，摇晃不定。

突然之间，她觉得自己是如此孤独、凄凉而脆弱，就像这影子一般无所依傍。这么多年以来的委屈、辛酸、苦楚……瞬间全都涌上心头，伴随着森冷沉重的恐惧、惶惑，以及这说不清、道不明的奇怪情愫，压得她透不过气。

她忽然鲜明地意识到，在这世上，她真正可以倚赖的，恐怕就是眼前这陌生而又熟悉的少年了。

一时间悲从心来，百感交集，如山洪暴发，竟忍不住趴伏在楚易的身上，抽抽噎噎地哭了起来。

楚易此时已逐渐转醒，迷迷糊糊中听见她的哭声，只道她正为自己担忧，心中涌起一股暖意，睁开眼，脱口笑道：“娘子放心，夫君活得好好的呢，你不必担心守寡……”

萧晚晴吃了一惊，“啊”的一声，跳起身来，忽然觉得羞不可抑，嗔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”脸红如醉，衬着盈盈泪珠，更显得娇媚动人。

楚易历经一劫，楚狂歌那风流不羁的脾性又加深了几分。见她轻嗔薄怒的模样，登时神魂颠倒，坐起身，笑嘻嘻地揖手赔罪道：“哎呀，我险些忘了，还没和萧姑娘拜过天地呢。名不正则言不顺，娘子恕罪！”

萧晚晴脸上晕红更甚，“呸”了一口，见他五岁顽童故作风流之态，暗觉好笑，忍不住又扑哧一声笑了出来，嫣然道：“乳臭未干的黄毛小子，谁愿意当你的童养媳？”

一笑之下，容颜如雪霁花开。适才那复杂而古怪的心情也瞬时烟消云散，只剩下几分懊悔、歉疚，以及一缕淡淡的喜悦甜蜜，萦绕心头。

楚易自然不知道，适才自己昏迷的短短半个时辰之中，已在阎王殿的门槛上进出反复了几个来回；更不知道这一期间，美人芳心阴晴云雨的万千变化。

他念力扫探，发觉骨骼、经脉竟比从前更加完美，真气运转了几回，精神奕奕，心中欢喜无比。

与萧晚晴开了几句玩笑后，楚易便又迫不及待地展开地上的古卷典籍，兴致勃勃地看起来。

倒是萧晚晴经历了这一番反复，心情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，再难集中精神研读这些法书了。手里捧着竹简，心猿意马，目光忍不住穿透竹片间的缝隙，悄悄地往楚易那儿瞟去。

不知为何，此时此刻，他那张俊美可爱的娃娃脸，竟像是比这上古的各宗法术更有魔力，磁石似地吸引她的视线，越来越难转移……

身在九泉地底，也不知是昼是夜，就这般任由时光悄然飞逝。不知不觉间，竟已经过了三天三夜。

这三天之内，楚易废寝忘食，已将一百六十八卷典籍匆匆看完了一遍。往往是饿到饥肠辘辘时，才顺手取些仙丹补丸充饥；偶尔小睡片刻，又立即起身再读。虽然近乎囫囵吞枣，来不及细细回味思索，但仅只这些浮光掠影的印象，已令他的修为、见识……无形中突飞猛进，一日千里。

闲暇间隙，楚易也会取出轩辕六宝把玩，揣摩其中奥妙。这六件神器上虽然都刻有极为神秘的阳文，似纂非纂，与上古文字也相差甚远，也不知是否就是传说中的《轩辕仙经》。饶是他学识渊博，也认不得半个字儿，其中意义更不得而知。

与此同时，他的身体也在急速生长，发生着脱胎换骨的变化。楚狂歌、李芝仪的两大元婴、晏小仙的铭心刻骨钉、天地洪炉的烧炼，以及密室内贮藏千年的仙丹

灵草……所有这些因素交杂一起，使得楚易的骨骼、肌肉乃至全身的每一个毛孔，都在重生中得到了最大的优化。

此外，在各种仙丹灵药的激化下，“长生劫”的周期越来越短，从最早的八个时辰，逐渐缩减到了四个时辰，每次劫期也由最初的半个时辰缩短为一炷短香的工夫。

每次劫后，他都几乎难以认出镜中人竟是自己。岂止容颜外貌，他的言行谈笑，性情嗜好……也都与原先那个单纯善良的少年书生渐行渐远，而越来越像楚狂歌与李芝仪的混合体了。

有时他甚至突然忖量，在“胎化易形”之后，存留下来的这个人，究竟是楚狂歌与李芝仪呢，还是自己？想到这些，总难免有些悲喜交集，黯然迷惘。

到了第三夜，他已经历了六次“长生劫”，变为十五六岁的少年模样了。孤影自照，镜中那人俊秀绝伦，赤裸的身躯修长挺拔，极为健美。在灯光映照下，英姿勃勃，顾盼神飞，皮肤光滑如精瓷润玉。

此时的他，就宛如一个尚未雕琢完工的璞玉，虽然还称不上完美，却已焕发出熠熠夺目的光辉。

楚易心底涌起淡淡的酸楚与惆怅，黯声道：“萧姑娘，这镜中人当真是我吗？只怕再过些日子，我连自己原来长什么模样也记不得啦。”

萧晚晴妙目凝视了片刻，双颊晕红如醉，柔声叹道：“世间万物原本就是日新月异，沧海桑田也不过是弹指一挥间，何况你我？只要能与天地同寿，变成什么模样又有什么要紧？”

楚易微微一怔，哈哈笑道：“不错！花无百日好，月有盈缺时，唯有浩气长存于天地之间。我又何必执着于皮囊表象？”

两人话语意思听起来似乎相近，但一个想的是与天地同寿，一个却是浩气长存，境界大不相同。

楚易此时心结已解，精神大振，转身扬眉笑道：“萧姑娘，再过几个时辰，我的‘胎化易形’便大功告成了。等我们出了这里，收齐六宝，平定大乱，再一齐修成《轩辕仙经》，就可修成一身浩气，啸傲天地之间了。”

灯光下，他的笑容灿烂而又魔魅，带着几分亦正亦邪的狂野不羁，令人意动神摇。

萧晚晴芳心怦然剧跳，充盈着温柔的喜悦，垂下长睫，嫣然一笑道：“晚晴唯楚公子马首是瞻。”

她自小修行“玉女天仙大法”，深谙风月之道，媚惑众生，对于情欲早已能收控自如。二十年来虽阅人无数，但她的心却始终像一块拒绝融化的冰。

但这三天以来，与楚易共处密室，朝夕相对，她竟像是突然又变回了不经世事的少女，情窦初开。

三天前，当楚易还是婴孩之躯时，她尚能谈笑自如，与他开些戏谑的玩笑。但三日之后，当她从古书中抬起头、瞥见他那赤裸挺秀的身体时，每每竟会情不自禁地脸红心跳，连与他说话也变得不自然起来。想到当时在棺中主动亲吻他的情景，更是耳根发烫，羞窘难当。

楚易的一颦一笑、一举一动，甚至每一句无心的调笑，都如春风乍起，轻而易举地吹化了她心海的坚冰，让她在汹涌的波涛里跌宕迷失。

短短三日之间，目睹着楚易的层层蜕变，她心底的情根竟像是随之寸寸深种，一步步地深陷于心海漩涡，从此再难自拔了。

但是，她为什么会喜欢他呢？又究竟喜欢他什么呢？是喜欢当日那单纯善良而才华横溢的书呆子，还是眼下这吊儿郎当、狂放不羁的少年郎？抑或，仅仅是寂寞了太久的自己，渴望着一种真心期许的温情，因而作茧自缚？

这三天里，她不断地追问自己这些问题。但是，答案是什么眼下已经不再重要了。

重要的是，她已经决定了推开心门。哪怕踏出这一步，便意味着万劫不复的沉沦。

就在这时，萧晚晴心中突然一阵咬噬般的剧痛，“啊”的一声，双手捧心，软绵绵地跌坐在地。俏脸瞬间变得雪白，香汗涔涔滚落。

楚易吃了一惊，道：“萧姑娘，你怎么了？”大步上前将她扶起。指掌所触，只觉得她肌肤寒冷如冰，自己也忍不住打了个寒噤，心中登时大凛。

萧晚晴眉尖紧蹙，樱唇颤动，苍白的双靥泛起奇异的桃红，神情痛楚至极，半晌才蚊吟似地颤声道：“‘游……游梦仙’……发作了……”

楚易骇然道：“‘游梦仙’？”登时涌起一股不妙的预感。这种上古凶蛊与“两心知”、“灵犀蚕”并称“大荒三大食心虫”，原以为早已失传，想不到竟然依旧肆虐至今！

传说中，“‘游梦仙’”形如蜈蚣，一旦种入心房，百足便牢牢地钩入心肌，扎了根一般，难动分毫。即便能将它强行拖出，或施法杀死，寄主心脏也立即随之爆裂。

总之，要想杀死这蛊虫，同时又让寄主毫发无伤，唯一的法子，就是以蛊主的

“御蛊诀”解，除此别无良策。单就这点来说，这种妖蛊实比“两心知”、“灵犀蚕”还要凶顽可怕。

萧晚晴蜷着身子，簌簌颤抖，咬牙道：“定是……定是萧老妖婆追……追来了，正念咒召蛊，查询……查询我的下落……”

片刻之间，她的俏脸上竟已结了一层淡淡的冰霜。也不知是寒冷，还是害怕，牙关格格乱撞，一时连气也喘不过来。

原来萧太真为了严控天仙门人的行踪，早在每个弟子心里种下了“游梦仙”，若有人胆敢背叛、逃离，她便可念咒施法，令蛊虫苏醒发作，疯狂咬噬。除非该弟子立即返回请罪，否则七日之内，必定被蛊虫活生生噬心咬肝，发狂而死。

即便这弟子宁死不归，她也能以念力感应蛊虫，一路追寻而来。倘若落入她的手中，那便是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，还不如被蛊虫咬死来得痛快。

楚易此时融合了楚狂歌、李芝仪的神识，对这凶蛊的厉害之处自然一清二楚。他又惊又怒，正要说话，忽然隐隐约约地听见上方传来厮杀声，若有若无，淡不可辨。

楚易心头一凛，低声道：“糟糕！他们追来了……”话音刚落，砰的一声，似是那玄宫殿的黑铜大门被人震开了，霎时间噪声大作。

只听有人叫道：“他奶奶的，定是在这里了！大家快冲下去仔细搜查！”

萧晚晴剧痛难忍，咬唇道：“楚公子，快……快藏到棺椁里……”

楚易心道：眼下进退两难，第七次“长生劫”又不知道什么时候发作，万万不可逞强硬拼。这黑铜棺椁既能隔绝阴阳，或许也能隔断蛊虫间的感应。罢了，暂且躲上一躲，再作打算！

主意已决，他立刻抱着萧晚晴跃入铜棺之中，突然又想：这密室中的神兵法宝倒也罢了，倘若这些太古秘籍落入魔门妖人手中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
当下又翻身掠出，以极快速度，将遍地法宝神兵都兜入乾坤一气袋中。右手太乙离火刀轰然鼓舞，呼的一声，火焰高蹿，将遍地古籍尽数烧着。

烈焰狂舞，将四周映得通红。刹那间，魔门五宗一百六十八卷秘籍便已化成齑粉，消散一空。

收拾已毕，楚易这才重新跃入铜棺，又从乾坤一气袋找出西海神泥与北极磁石，将棺盖从内严严实实地封紧。

刹那间，四周重归黑暗。死寂之中，只有他们两人的呼吸、心跳显得如此清晰，一下比一下来得沉重。



第2章

入骨相思知不知

铜棺内仅容得下一个九尺高的成年男子独自躺卧。

三天前楚易还是婴孩之身时，两人尚能侧身并卧，但已几乎是肌肤相贴。此时楚易已是修长雄健的少年，棺内空间自然更显局促，情急之下只能侧着身，交颈贴面，将萧晚晴紧紧抱在怀中。

臂股相缠，鼻息互闻，浓香腻嗅如兰馨贯脑。黑暗中，一时瞧不清她的容颜，只觉得那冰冷的娇躯渐渐变得滚烫起来，但颤抖得更加厉害。

隔着那薄如蝉翼的绢纱，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她身体的剧烈起伏，以及急促而狂乱的心跳。楚易收敛旖念，蓦地想起魔门木宗的“凝气织茧大法”，低声道：“萧姑娘，我先将‘游梦仙’暂时镇住，你且忍上一忍。”

萧晚晴疼得已说不出话来，只点了点头。

楚易屏住呼吸，屈起右臂，手掌轻轻地覆盖在她的胸上，触手滑腻丰盈，极富弹性，心中倏地升起一种异样的感觉。

萧晚晴“嚤吟”一声，如遭电击，呼吸登时变得更加急促起来。温热香幽的气息吐在他的耳朵里，酥麻难当。

楚易心中嘭嘭剧跳，险些便要把持不住，但情势紧急，不敢在这节骨眼儿上风花雪月，当下凝神聚意，暗念法诀，将真气滔滔不绝地输入萧晚晴心房。

啾啾轻响，真气破入心室，顿时化为万千细丝，急速飞舞织茧，将“游梦仙”缠绕其间。萧晚晴心肝陡然一阵剧痛，险些晕厥。但过了片刻，疼痛渐渐止住，只是仍

能感觉到心中有些麻痒刺疼。

楚易低声道：“蛊虫被气丝缚住，两三个时辰内应当没什么问题。只是这法子太过凶险，对心脏有所损伤，不能一再使用。等这些追兵离开之后，再设法杀灭蛊虫。”

萧晚晴又惊又喜，如释重负，低声道：“楚公子，多谢你啦。”黑暗中听来，声音格外沙甜柔媚。

楚易心中一荡，微笑道：“咱们‘同棺共挤’，何谢之有？”

萧晚晴低头嫣然一笑，芳心怦然乱跳，耳根烧烫，想说些什么，却什么也说不出来。

楚易凝神施放火眼金睛，朝棺外望去。过了片刻，那嘈杂声越来越响，却仍不见有人进来。

目光一转，透过萧晚晴那薄软的衣裳，可以清晰地瞧见她那莹洁如玉的脖颈划过一条优雅的曲线，背脊纤美光滑，香汗淋漓，闪耀着珍珠般的柔和光泽，说不出的妩媚动人。

楚易心驰神荡，只觉口干舌燥，心中不由得嘭嘭狂跳起来。

萧晚晴咬着唇，低声道：“楚公子，外面有人来了，你……你快放开我……”双靛靛然，长睫颤动，伸手想要将他推开，指尖刚刚触碰到他的胸膛，忽的一颤，又立即收缩曲蜷。那纯真、羞涩却又妖娆的模样，瞧来分外楚楚可怜。

若换了三日前，楚易必定慌不迭地抽身后退，狼狈万状地赔罪道歉。但此时此刻，“胎化易形”之后的他，已再不是从前的那个楚易了。几日来对她积累的好感与情欲，都在这一瞬间突然爆发。

楚易心旌摇荡，再也按捺不住，也不顾棺外大敌迫近，低声笑道：“萧姑娘，也不知咱们能不能活过今晚？若逃不出去，索性就同棺共穴，相濡以沫，做一对地底鸳鸯吧。”说到“相濡以沫”四字时，手臂一紧，蓦地将她紧紧勒入怀里，低头往她唇上吻去。

萧晚晴殊无防备，万万没想到他竟会变得如此孟浪。还未回过神来，唇齿已被他的舌尖强行撬开，汹汹侵入。

“唔……”萧晚晴螭首摇晃，什么声音也发不出来，想要挣扎退后，却偏偏全身酸软，无力挣脱；心中大乱，也不知究竟是嗔是喜，是羞是怕。

呼吸窒堵，神魂飘荡，双臂无力地垂了下来，环抱在他的腰间。那强烈的欢愉与提心吊胆的恐惧交糅一起，犹如汹汹大浪，铺天盖地，将她吞没卷溺。